

聖

典

聖典卷之五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睦樸編

定禮樂

吳元年秋七月乙亥朔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奏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官作徵耶起
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古惟后夔
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
諸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感人而與天地
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
耶鼎復對曰樂聲不在外求在人君一心君心和
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洪武元年正月詔制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
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
古黽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旣不用死而用之似亦
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廟
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
以畫其醜每事皆八朱漆盤盞二百四十及櫛梳
梳篦篋笥帟幔浴室皆具

二月戊辰翰林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二年正月甲子

上以群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詞如朝賀之日贊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候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

三呼之詞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

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盡今更其詞令
贊禮者始贊呼則衆皆曰天輔有德又贊呼則曰
海宇咸寧再贊呼則曰

聖躬萬福制可

六月庚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
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
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

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
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必
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
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
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

上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肅
爲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

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二月

上問禮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祭則班列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

祭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陞而北向以
答陽也若夫群臣朝參於上非答神之義俱當避
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陞朝班則分列東西
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也

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事天則其道不相遠也因命侍
儀司自今百司朝參左右班相去不得越二已其
省府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但不得直行甬道而
已

六月戊申

上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群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
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
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
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率以奢侈相
尚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
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
後教化可行

上曰教化必本諸禮儀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於近

效而嚴其禁令是欲遏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
善

八月庚申

上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
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
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
里之民服舍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類往往
侈肆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
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

各有所守

四年四月辛亥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先是特享太廟命以青布幃列功臣之位於廟廷中俾預配享既而以親王與功臣分祀於兩廡遂罷幃設之以及是合祭

上謂中書省臣曰太廟之祀以功臣配列於廡間然合祭之時朕意

祖宗之神具在使功臣故舊之歿者得少依神靈以同享祀則不獨朝廷宗廟之盛典亦以寓朕眷念

功臣不忘之意也其定合祀配享之位以聞於是
禮官奏凡合祭之時於太廟內爲黃布幄殿設兩
廡中設祖考神位親王及功臣列于兩廡每行禮
旣奠獻祖考則遣大臣各分獻兩廡制可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
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
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
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

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醜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飭爲舞隊講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譁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六年四月癸未

上諭中書省及禮部曰始天下方定其山川皆統祀於京師然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今行省大臣任方面重寄視古之方伯連帥無異而其境內山川所當祭者其定制頒行之

八月庚寅詔禮官考五輅

上曰五輅之制起於成周然王輅太奢今欲止用木輅以朱漆之朴素渾堅奢儉得中然須爲二乘其一惟以朱漆不用皮革於祭祀用之其一以皮輓者行幸用之爾其與工部參酌古制務合時宜朕

將以郊祀御焉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守禮儀

上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奏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義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

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

閏十一月甲申詣定品官家用祭服公服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家廟亦有祭服其見私親尊長亦必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品官之家私見尊長而用朝君公服於禮未安宜別製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白鞢烏鳥佩綬其衣裳去綠襪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不用其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并去

佩綬從之仍令如式製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爲祭家廟之用

七年六月

上謂翰林院學士承旨詹同日大祀旣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卽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

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
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
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
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
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
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
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通變之宜得人心之

辨安即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學
考得古人論服毋喪者凡四十三人願服三年者
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
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
乎乃立爲定制

乙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
以致敬慎監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

諷諫之意後世象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
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
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
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母有所避至是上所撰諸曲
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
爲三隊隊皆八人禮部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
之

九年十一月

上謂太常卿唐鐸禮部尚書張壽翰林學士承旨宋

濂等曰書稱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向者群臣議以
每獻行再拜禮似於煩濬朕定迎神及飲福受胙
送神各四拜卿等以爲何如鐸等奏曰禮貴誠一
不尚繁文况周旋起伏事久則勞勞則怠心生居
敬行簡誠如

聖諭然大祀天地宗廟飲福受胙旣行四拜則日月
星辰社稷一切中祀飲福受胙但宜行再拜禮庶
有品節

上然之命著爲式

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上謂之曰鄉飲之禮所以敘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耻知禮讓也朕卽位以來雖已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爲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襍於良善之中如此則家識廉耻人知禮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

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正謂此也

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故事東宮者稱臣

上從之

十七年六月庚午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
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
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
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
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
和平之風在下者惟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

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敝之藥石也
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甲午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
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
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
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
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
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人詩章用古之

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于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

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
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
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卽以太公之鷹揚而受丹書
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
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
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
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
廟

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叅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朮赤赤老溫伯顏阿朮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

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始終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

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社可祀
木華黎而罷安童旣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
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
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肅朝
儀

上謂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讓德百
僚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
取咎責

頒訓

洪武六年五月礼訃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
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
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爲之序於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東廡乾
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
時觀省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
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
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

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
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
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
經云不愆不忘率有舊章

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
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
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堯墜厥緒幾於亡夏
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二十八年九月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内外文武諸

司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尊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姦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謂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

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
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
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
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
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姦臣論無赦

閏九月

上重定祖訓錄名爲

皇明祖訓其旨仍舊而更其歲戒章爲祖訓首章

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
西南廊下朝夕諦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至是復
以

皇明祖訓頒賜諸王

勤政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閭等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
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

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
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洪武六年五月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
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
尤難朕安敢懷怠安而妄艱難哉

十年九月六日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日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卽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繁勞但祇畏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隳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十五年二月乙亥

上諭羣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三國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苟

有怠忽或一言當貶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爲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常各勤乃事體朕至懷

十七年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

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周徧苟致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爲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爲

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十八年五月戊寅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終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將厲下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

無事高居
樂不可
顧自古
國家未
有不以
勤而興
以怠而
衰者天
命去留
人心向
背皆決
於是甚
可畏也
安敢暇
逸

聖典卷之五終

聖典卷之六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陸樸編輯

律令

吳元年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重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

條緒繁多以一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姦貪之吏
得以夤緣爲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
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
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叅究凡刑名條目
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
之法

十一月壬寅

上謂省臺臣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
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夤緣

出入爲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
殺鬪毆殺毒殺旣皆死罪何用如此分辯但誤殺
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
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
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初命李善長等詳
定律令

上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及儒臣皆賜坐論議以求
至當謂起居注官曰吾適聞羣臣所定律令有

未安者吾將以己意見決之而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蓋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

主上參於羣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

上然其言及是始成

上諭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旣讀書於律亦不可不通太抵人之犯法者遠理

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陷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是月戊午命頒律令直解先是

上以律令初行恐民一時不能盡知法意或有誤罹干法者乃論大理卿周禎等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前所定律令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縣使民家論戶曉至是書成以

進

上覽而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
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聾瞽天下之民使
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徧行人人通曉
則犯法者自少矣

洪武元年正月勅頒律令於天下曰古者律令至
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
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故史之姦而陷
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笈繁就簡使之歸一

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
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陷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
致

七年三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先是
上旣命頒行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
禎等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旣而又令儒臣同刑官
共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進覽

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惟謙詳定大
明律篇目皆准唐

上命揭于兩廡之石親加裁定及成翰林學士宋濂
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九年十月辛酉

上覽大明律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
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
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
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
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
亂之况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

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章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四十六條

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先是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在外理刑官及初入仕者不能盡知致令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折衷以類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篇首書成命頒行之

二十八年二月八日刑部臣奏律條與律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三十年五月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

刑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論治

甲辰三月丁卯

上謂廷臣曰馴悍豈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

以一之則馴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
踈嚙之馬詎御有道義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
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
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人知遵禮自無暴
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
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
爲先務不可後也

丙午三月甲辰

上諭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

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乎心基
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
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也禘
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
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

是月丁未

上諭羣臣曰嘗聞詩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

由政成而化洽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
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
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
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

主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

上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
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
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

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爲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爲予盡心焉

吳元年十月己巳

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者六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

非偶然今掃除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
中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
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
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
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
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爲可以佐之
其餘或爲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顧
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

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洪武元年正月庚辰

上朝羣臣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
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
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
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
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
可

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如饑渴之望飲食創
殘困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驅以法令

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
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徒事其名而無
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濫頌曰

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二年正月庚子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
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
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日用

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二月庚寅

上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至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累土久而不已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行時之俊又與朕康濟天下雖有

小善朕必錄之。苟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三月丙午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敝，東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創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濯正當有以濟之

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設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倣古人月旦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上曰威人以法不恃威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
化民之本也故廉耻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
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
若謂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言治道

上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
今達事變且言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
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
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

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上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
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
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
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
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効之可乎
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
脩之伯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
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都杭僻居一隅非

得已也朕部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
朕建都于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
人材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陳誠未
達時務者也

是月庚戌

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曠曰論行事於目前不
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爲治之道
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
三代可以爲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五年二月己卯朔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和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

元之將亡內外諸臣皆安於苟且不脩職事惟
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畧不究
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
可爲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
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
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異日垂名青史豈不美
乎

六年四月

上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

藏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汙吏惟知好
賂犯法而不愛身命其與賈胡剖身藏珠不異若
使官吏愛身守廉安得有喪身之事只爲任情恣
欲重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九年十月甲寅

上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
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陵分之譏聖人著
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群臣

以道事朕當有鑑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仿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是月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面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十二月丙申

上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於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啟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聞

十年十一月新除有司官

上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

除未久有司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衆也
若移其作姦之心以爲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
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
競爲賕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大丈夫
立志爲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殆不善
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爲善者愚人也也能爲
善者賢人也至於爲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
然爲善爲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
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

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善性若以此道日
日行之卽是率性之道我爲善事而他人有志者
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
成今汝等之官宜鑑朋非勉於爲善則永安祿位
矣

十一年三月壬午

上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人
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
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

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當
爲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
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
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定奏式申明天
下

十二年正月己巳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
罰予奪得以自尊賒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
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

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

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三月己巳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誦治民之道

上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

而從者矣若惑於愉邪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

陛下所諭甚切實帝王爲治之要

六月辛巳

上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上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以爲明夫燭火之光豈囁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必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

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十一月己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其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

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卽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口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

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

十四年十二月己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上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
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道
當以用賢爲先致治在得人不專持法令此首言
用法不知務矣

十七年三月甲辰

上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
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

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忌上下乖隔情竒不孚君言善而臣遠之臣論是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節用愛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協于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君省頻首謝

七月戊戌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

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
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
過不貸己之過又曰禹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
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
稱善

是月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
多摭拾陳言

上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徂於
更俗者當計遠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於

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
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繫
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所之
患不可不慎也

八月丙寅朔

上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
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
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
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防人之所欲蓋

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
人有所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
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矣上下之
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
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
入朕觀唐虞君臣磨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
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策貽譏千

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于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
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不至矣
十八年三月壬戌

上諭戶部臣曰善爲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待民而民
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
役使民不至勞困財用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
乎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

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爲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爲心動卽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食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爲政也爾等勉之

七月戊寅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有盜賊屏息歲皆豐登民皆安樂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

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
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我不自疹
匠如公輸不施繩墨不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
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十九年正月己巳

上與侍臣論治道

上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

其不始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
厥貪者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其不始惡
勞當備興作節儉得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
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
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黿終非其性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才等論治民之道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

卷之六
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
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
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
吾悚服稽首而退

二十三年秋七月壬戌

上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本於教
化民俗之善惡卽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
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脩而人化之
好仁者耻於爲不仁好義者耻於爲不義如此則

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
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爲惡國家欲長治
久安不可得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甲寅朔

上謂群臣曰爲君爲臣燭理貴明處事貴斷言唐太
宗與群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爲三代之後人漸澆
訛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
治此可謂燭理明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爲不
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

國家興衰皆繫于此若爲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
明上無剛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
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廼罔
後艱若卿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
撫治民不可緩緩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
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上覽之謂侍臣曰旣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如
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曰然則
事體然亦肯言有可加也不必指擿瑕疵以杜言
路

卷之六終